

花信風

李健吾



行印局書田北

集一第

刊叢本劇 編三

花
信
風

四
幕
劇

花信風 四幕劇

人物：

方芸生

蘇俊卿

陳子全

田秀清

左學文

朱肉疙瘡

榮大少

不問世樓樓主

土財主

臭蟲

阿三

兩個彪形大漢

賭客們

小蓮

何太太

杜太太

蘇太太

陶太太

陳太太

胡小姐

左老太太

金奶奶

粉菊花

五爺

牛瓶子

桂媽

荷秀

女賭客們

地點：

上海

年代：

現代

第一幕 杜公館，賭窟。某日下午九時。

第二幕 何公館，客室。次日下午五時。

第三幕 何公館，客室。一月後，某日下午二時左右。

第四幕 方公館，客室。又一月後，某日下午九時。

第一幕

樓主 這付牌真不易摸！
半瓶子 頂好你還是不摸！

杜公館，其實只是一所不公開的小型賭窟而已。我們看見的僅僅是一間休息室，在二樓上，簡直看不出和平常客室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後牆左側，一個通外的門，開開可以望見三樓的樓梯，上面才是賭場的局面。沿着後牆，直到右牆的門側，全是以牆爲背的墨綠沙發，在形成直角的地方，擺着一張圓桌，上面放着幾個玻璃杯，有的還盛着一半的茶水；下面隔層放着畫報和一根笛。右牆有一個較小的門，連着杜太太和女兒的寢室，輕易沒有人可以到裏面去。往前是一隻沙發。沙發對面，靠近左牆，擺着一張麻將桌子，一面一張有背軟椅。麻將籌碼以及其他零件全擺好了，因爲時間還早，人手沒有湊足。左牆開着一片向街的玻璃窗，兩旁垂着墨綠絲絨的窗簾。墨綠顯然是這個房間的主調，然而並不單調。在後牆沙發和右牆沙發上面，各自垂着一盞紅紗燈籠。麻將桌子上面垂着一盞紅紗罩電燈，把光斂在桌面和它的四周。牆上掛着些西洋風景畫。

開幕的時候，不問世樓樓主面對沙發，坐在牌桌旁邊。他完全是一付名士派頭，摸着一張一張牌，研究牌面的花紋。半瓶子坐在後牆的燈下面，叨着半根香煙，完全是西式裝梳，要多噁心有多噁心。阿三，戴着一頂小紅帽，儼然一家咖啡室僕歐的神氣，站在窗前拉攏窗簾。

阿三 老板娘說的，牌考究，花紋細，名目多，贏起來也有味道！半瓶子 輸了也有味道哼！

阿三 打牌也就是解悶兒。要賭，還是到上頭。牌九，寶台，一眨眼就是輸贏，又盡性，又痛快。

（蘇俊卿在門邊向內張望。）

阿三 蘇律師！

蘇 阿三！

阿三 好久不見你蘇律師了！這一向發財？

蘇 （向前）彼此。老板娘在嗎？

阿三 出去了。

蘇 小姐呢？

阿三 也出去了。

蘇 好！我等她們回來（走近牌桌）是你，不問世樓樓主？

樓主 怎麼想不到？

蘇 我以爲你這一年埋頭亭子間寫你的不朽之作哪！

樓主 那個嚟——（擲骰子）

蘇（轉向半瓶子）半瓶子！你打扮得越發入時啦！要不是在這兒相遇，我真還以為是戲台上的七
蓋燈哪！

半瓶子（扔掉香煙）別「改」人啦！

蘇（在她旁邊）怎麼樣？（指着樓主）老搭子？

半瓶子 你不過日子，日子過你，不老搭子，又怎麼着？

蘇 人老心不老，你頭上這朵花，就夠你年輕半輩子的！

半瓶子 日出千言，不病而死。我看蘇律師你就是不病也差不離啦！

（阿三給蘇斟了一杯熱茶。）

阿三（端給蘇）蘇律師。

蘇 不敢當。（接過茶杯）你們搬了一趟家，

阿三 這趟家搬傷了，提不得！

蘇 這一個月我差不多儘打聽你們了。我到老地方問，人人回我一個不知道。今天下午碰見五爺，我
才曉得你們搬了家，照常營業。

阿三 不聽好人言，禍害在眼前，那回事慘透啦！

蘇（坐在右牆沙發）是怎麼一回事？

阿三 有一個江北佬，叫做趙義的，年紀不到四十，頭禿了半個，你記得不記得？蘇 趙禿子，嚶，有一回在電車上把人家的東西拿起來就走的，是他不是？

阿三 不是他也是他！這小子陰透了，在牌桌兒上也玩他電車上那一套，叫裘大少看見了嚷嚷出來，朱肉疙瘩一生氣，從三樓一直把他踢到樓底下，當時我就對老板娘講：「我們得提防這小子！他幹得出這個，就幹得出別的！他要是一賭氣，到捕房一告密，說這兒開賭場，可就漏子大啦！」

樓主 （慨嘆）休與小人爲仇，小人自有對頭！

阿三 （向樓主）這小子是賊，是小人倒好啦！（向蘇）你猜怎麼着？說快也快，過不了一點鐘，巡捕上門，逮了個實落！老板娘帶上大汽車，往牢裏一扔，足足半個月才放出來！蘇 有這事！

阿三 不搬家怎麼着？四鄰瞪眼睛，公司下條子，我們只有收拾收拾，改個名，換個姓，在這兒重新作起！蘇 老板娘不姓林啦？

阿三 去了一根木頭，抓了一把土，現在姓杜啦！蘇律師不知道，這姓兒改得大有講究！有土落腳穩，又是土生金，這下子可以做長穩啦！

樓主 （得意）不是我，老板娘這個姓兒就甭想改得這麼好！

半瓶子 屎蛻螂帶花兒，臭美！

樓主 不是冤家不對頭，咱倆沒得話說！

蘇（觀察）看樣子挺發噯！你小紅帽兒也戴上啦！這兒休息室，旁邊——

阿三 老板娘和小姐的臥室。三樓兩間派正用場，麻將桌子沒有一定的地方。我們底下人佔一間亭子間，朱肉疙瘩一個人也佔了一間亭子間……

蘇 門面是一家煙紙店……

阿三 有後門，還有旁門……

蘇 應有盡有！

阿三 以後蘇律師得多多扶持扶持！

蘇 阿三，你要轉運！你現在真會找人緣兒！

阿三 蘇律師用過飯沒有？

蘇 我用過了。你忙活你的罷。

阿三 是，蘇律師。

（他拉好窗簾，退出。）

蘇 朱肉疙瘩發迹啦！

樓主 發大發啦！白住房子不花錢，抽頭兒他拿大份兒，這差事幹得過！

半瓶子 老板娘沒有他，這場面就甭想撐得成！從老板娘下獄到現在，那二件事不打他手裏過？做光棍也得有他那份兒能耐！

樓主 說着說着，你繞我一句！

半瓶子 繞你一句又怎麼着？

樓主 不怎麼着！

蘇 打是疼，罵是愛，你們老兩口兒真還親熱！

樓主 她今天晚晌是成心跟我作對！前天晚晌，她借了我五十，她要我下白虎，我偏下青龍，臨了兒輸了一個精光，她就一直跟我嘔氣嘔到現在！

蘇 你賭了這多年，門坎兒還沒有摸熟？

半瓶子 要不然生，要不然熟，就怕半生不熟！人家到這兒一心就想耍錢，他老人家可就不行了，捎帶着還要想心事！

蘇 想什麼？還是你那部不朽之作？

半瓶子 （重新吸煙）老早朽啦！

樓主 （指着腦髓）在這裏頭。我要是不寫出來，管保有一天會自己蹦出來的！光是一個書名兒，我就嘔了兩年心血！

半瓶子 還沒有嘔出來

樓主 春柳生和秋娘那段兒姻緣，在我這裏頭（指着腦髓）不知道拆了幾個過兒，問題是文章千古事，豈可輕易着筆！我一着筆，叫那些小子們偷了去，那才是大大的冤枉！

蘇 眼眶子好高！

樓主 他們那些婆婆媽媽的東西也叫文章！也就是騙騙大學生，姨太太，包包花生米而已！（擰牌）拿

什麼比我？我不問世樓樓主？

蘇 你真就一個字也沒有寫？

樓主 寫給誰看？這年頭兒！有誰要看正經書？你隨便到大世界，大馬路揪過來一個人問，有誰要看正經書？你只要找得出來這麼一個人，我就把書寫給你看！

半瓶子 不寫也罷了！沒有寫出來就是這麼一付神氣，寫出來還不把黃浦灘給淹了？

（五爺由外進來。）

五爺 黃浦灘什麼時候發得水？我這一下午全在後馬路，我就不知道！（向蘇）蘇律師，我沒有說錯，你到底找着啦！

蘇 找着啦！你這一下午在後馬路做什麼？

五爺 我呀，「尋摸」東西（舉起左腕）半瓶子，你看我這隻手錶怎麼樣？

半瓶子（觀賞）你原來不是這個！挺好！那兒弄來的？

五爺 你聽聽走聲兒看！

半瓶子 西灑西灑，挺響的！

五爺 我爲這隻錶，在滿庭坊磨菇了一下午！（向蘇）老牌子，你看！

蘇 Elgin！

五爺 我一看就知道是好東西！那小子一討價就上千，要點我的大蠟燭，我就直截了當地對他講：「你這錶是偷來的，用不着二言二語！不花本錢的生意，早脫手早乾淨，一句話，五十隻老洋，賣不賣隨你！」話是這麼說，一磨菇可就是一下午！

蘇 你出多少錢買的？

五爺 你猜？

蘇 五百！

五爺 看你這二百五！（得意）我呀，我一百零三買的！

蘇 一百零三，Elgin！

五爺（向半瓶子）這一下午沒有白糟蹋，噯？

樓主 五爺，這兩年我直想把你安排到我那部大書裏頭，做顧大嫂還是做什麼，直到現在我還沒有

想定。

五爺 只要不是女夜叉，隨你寫；我不在乎。（向蘇）你沒有看見她們媽兒倆蘇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五爺 （坐在牌桌那邊，面向觀眾）一道兒出去的？

樓主 不像。又像——（轉向半瓶子）你答五爺這句話！

半瓶子 不像又像，倒像說你腦髓裏頭那點子東西。（向五爺）老板娘用過飯才出門，小遠沒有用飯，天不黑就出去了。

五爺 這孩子也不知道怎麼得啦，從她媽上回犯了事，就甬想看見她一個笑臉！

樓主 那張小臉蛋兒，跟我腦子裏頭那個秋娘，活脫脫是一個模子！

半瓶子 開賭局，算不了什麼，好歹是生意。坐監牢，吃官司，明擺在眼前頭，這丟人可就丟大發啦！十七八歲的孩子，小鬼靈精，有什麼不懂的？

五爺 這孩子也太聰明！長得俏，性兒好，學一樣是一樣，我要是她媽，早當做搖錢樹，在上海灘上搖它兩搖！

樓主 跟我的秋娘一樣，么二堂子出身！

半瓶子 你別招罵啦！人家好好兒姑娘家，也像你那鬼影子，么二堂子出身！（向蘇）蘇律師，就憑他這

頭三倒四的腦髓，也好進賭場要錢？

蘇 越糊塗，越能夠贏錢。

樓主（向蘇）着呀！這半天你就這麼一句話說得響（理牌）沒有人來，咱們四個先摸一圈兒，怎麼樣？

蘇 我不來。

五爺 就是來，也沒有這個規矩！四個人打牌，五個人耍錢，當心朱肉疙瘩回頭瞪眼睛！

（裘大少陪着左學文，由外進來。）

裘 我給諸位介紹一位朋友，左學文，頭一次賞光，以後全仗諸位照應。

樓主 一次生，二次熟，打不上一圈兒牌就是老朋友。

左（有禮貌）各位好！承蒙裘先生——

裘 裘大少，人全這樣稱呼我。你加上一個我的朋友，要不然，像你們大學生寫情書，我親愛的好友裘

大少，我就感激不盡！

左 好，就是我的朋友裘大少。承蒙我的朋友裘大少的好意，今天帶我來觀光，我覺得十分榮幸。

五爺 出語不俗，有家教！

蘇 左中國姓左的可不多！清初有位左良玉，清末有位左宗棠——

左（鞠躬）不敢當！左宗棠正是先曾祖父！